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参差集

侍桁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参差集

侍桁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差集 / 韩侍桁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3-3

I. ①参… II. ①韩…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800号

参 差 集

著 者	韩侍桁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105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3-3/I·388
定 价	42.5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参差集序

首先我想说明这书名的来源。几篇杂凑起来的文章，想给它们寻一个大题目，实在是一件难事；我特别地不精于此道。现今这个看来十分文雅的书名，绝非自撰，应当感谢暨南大学教授曹礼吾先生。一封请教的信发出之后，果然不久就有回信了，虽然那信里先是一大段客气，但是并未交来白卷，“……尊集我以为可题《参差集》，或《不佞集》，怎见得，有文为证：

庄周……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恣而‘不佞’，不以觭（一端）见之也。……其辞虽‘参差’，而谲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庄子·天下篇》

不佞，成玄英释作不偏党，其实也可以释作‘并非偶然，确有所见’。参差成云‘或实或虚’，尊著有大议论，也有小议论，是一种参差；有长文章，也有短文章，又是一种参差；有私人论难的，是因为意见的参差。

世界上因为有参差才有缺陷，才有人生的一切活动，所以我以为‘参差’较‘不饶’好。……”

起一个书名顾到这许多，我想足够了，于是就尊重这位饱学的教授的意见，采用了《参差集》。

这集子里所收集的文章，大抵都是一九三四年之作，虽非全部也差不多了。我从一九三四的下半年就从事翻译丹麦勃兰兑司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所以很少有单篇的文章发表，甚至有许多指摘我过去的意见的，而非与以表示不可的文章，我都没有功夫答覆。

现在趁着这收集旧作的机会，我想把有关的一两篇文章，约略加以剖白。

《文坛上的新人》一文，大概是在我所有的文章中，最被人误解的一篇，这罪名一半是由我自己所引起，因为我未能按照我所预约地写完了的缘故。但预备介绍六个人，而终于只写出三个人者，自有我的苦衷，所以当时在那半篇文章之后，我附了一个声明，对杂志编者，读者以及要论而未论的作家们道歉并说明理由。可是有些人觉得这是攻击的好机会，不肯放松过去，于是陈君冶君便英勇地出马了。在《新语林》第一期上就有着此君的一篇《关于沙汀作品底考察》。那开头是这样地写着：

侍桁先生发表于《现代》杂志上的《文坛上的新人》最初曾预定写六位新人，但他在只写了臧克家，徐转蓬，沙汀三位之后，就因故而“搁笔”了，我在此无须忖度他不写下去的用意，也无须追究他之所以欲著作这篇文章的原因，那些事不一定要由我去揭发的。……

“无须忖度……无须追究……不一定要由我……”这些吞吞吐吐的字眼是用得多么圆滑，而且是暗示了作者的怎样地宽大！不过这种特殊的才干，若用一句北方土话来说，那就是“硬栽钉子”的本领，是有着连绍兴师爷也运用不出来的笔法。

在论沙汀的那篇文章里，我曾引用了吉尔波丁的一段话，那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上的便利而已，可是这最惹怒了一些新姿态的英雄们。那位陈君就说“这是一种借着最漂亮的语句来进行他最危险的进攻的掩蔽”；而在《文学新地》上另一位英雄就说我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招摇！总之苏俄的理论家吉尔波丁的话，我是没有资格引用的，那在中国早已经有了专买权的特许了。

无论这些战士们怎样挑拨，怎样对着广大的读者之群作着恶意的宣传，我必得声明，我未攻击沙汀，也并未借着沙汀的一例而攻击新写实主义。我像怀着鼓助的

精神写臧克家和徐转蓬一样地，写了论沙汀，但我不能同样地指摘出他的缺欠。我说他“是作为新写实主义误谬的途径而表现出来”的，也并非攻击全部的新写实主义，如果说沙汀的这例在许多场合上，是作为新写实主义的误谬的途径，那么新写实主义还是有着正确的路径的。我想陈君若不是“故意地歪曲”，那也真是一个笨伯了，连旁人的文章也没有看懂，便告奋勇写什么批评，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呢！

其次，就是《关于现实的认识与艺术的表现》那篇文章的事了：因为那是普通所谓的“笔战”，所以也只得将对方的话一字不改附在后面。最初我本不想收集起来的，但看到《人间世》第六期这位对战者的《不惊人集前记》里如下的一段话：

我……有时也瞎七瞎八地谈谈文艺，有一回，竟和一位批评家冲突了起来，动了几次所谓“笔战”，但我马上退却了，按照谁作最后一篇文章谁就胜利的规矩，我让那位批评家奏了凯旋。事后我还写信给某先生，请他判断我的意见的是非。

我才晓得那位先生之所以不继续再写下去，原来是有意地让我“奏了凯旋”，这真不能不说是一种光荣，所以我决心把它们收在这集子里，像他“事后……写信

给某先生”一样地，我在请求大众读者的判断。

看过那些吵嘴文章的读者，一定会觉得那无论如何，在双方的态度上还不失为一次真诚的辩论，谁的话达到最后的真理，似乎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在理亏的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羞愧的，而事后竟说出“按照谁作最后一篇文章谁就胜利的规矩，我让那位批评家奏了凯旋”这种话，真是露出了十足的小丑的姿态！

那“笔战”还没有完全达到最后的发话，因为当时《自由谈》的编者最初将我的第二次的答辩退回（因为太长的缘故！），其次又自悔太不公正索回原稿发表，可是一再对我声明篇幅有限，所以我只得以几百字的回信作了一个收束，我已经准备下只听对方的意见，自己不再讲话了，谁知对方却客气万分，终于“让那位批评家奏了凯旋”！

关于这次的论战，我想只提醒读者注意一点，即：完全以普通常识的见解作着文艺问题的讨论，那是怎样地不着边际，而其立论前后是怎样地矛盾！事过之后我觉得，我宛如陪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孩子争了一场，而那个孩子还真是一个不堪造就的孩子，称之为小坏蛋，大概不为过份吧！

紧随着这篇论争，我插进了《泰纳的艺术哲学》一篇介绍，因为那位常识的文艺论者，说他是唯物论的，

我是唯心论的，所以我请出这位最初的唯物论的艺术学者的理论，教他们互相对照一下，看看前者是怎样程度的唯物论者吧。

一九三五年二月

目 次

文坛上的新人	1
《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	30
文艺简论	48
通俗文学解剖	69
研究的断片	101
泰纳的艺术哲学	128
关于现实的认识与艺术的表现	168

文坛上的新人

我曾想写一篇关于一九三三年在文坛上活跃的新起的作家作一个考察，题名就定作“一九三三年的新人”，但是以一年的限度，容易惹起读者的误解，以为这被讨论的作家，是只在一九三三年才出现的，而实际上我所想介绍的作家，又绝对没有这样的例，于是就改成如今的这个题目；但我的论题还只是限于过去一二年间的作品的。

而且现在为着自己的能力所限，暂时只能论及三个作家，那便是臧克家，徐转蓬和沙汀。

臧克家

一本小小的题名《烙印》的诗集，是写着这个作家的名字。这本小书里包含着二十二首诗，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承认那是作家的生活的“烙印”，他自己也毫不隐讳地说：

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
刻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烙印》）

无疑地，是因为在生活上感到了痛苦，他才写了这些诗，因此从诗里反映出来的作者的生活是阴暗的生活，那不独使他自己怕，使看了的人也打冷战：

我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把个心提在半空，
连呼吸都觉得沉重。（《烙印》）

活在这生活里的人他比作以“苦汁营生”的“吃巴豆的虫”，但从旁观者看来，他好像是作茧自缚的蛹。可惜我不理解他的私生活，不能以他的生活的事件来做证，我只知道他还是一个青岛大学的学生，这只能使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当作一般的例来想像了。

一个青年的学生，还没有看清实际的世界，可是他那诗人的锐敏的神经，已经颇能使他对于周围的社会感到不安。于是他感到了生活的苦痛，就是他周围的那些单纯的孩子气的小别扭或恶作剧，他都忍受不了，他认定那是：

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生活》）

但我们不能承认这就是作者生活上的真实的苦痛，那一半是缘于一般青春时的自然的苦闷，一半也是缘于对于未来生活的悬虑，这些，无论他怎样认真地当作真实的痛苦而处理，也唱不了许多的歌；他焦急着要找一个敌人作对象，先使生命力兴盛起来，露出战士的容貌，出现在生活里。然而谁是他的敌人呢？——他捉握不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正好一次民族的大事件激动了他，而且供给他一个仇敌的对象，于是他唱道：

应当感谢我们的仇敌。
他可怜你的灵魂快锈成了泥，
用炮火叫醒你，
冲锋号鼓舞你，
把刺刀穿进你的胸，
叫你红血绞着心痛，你死了，
心里含着一个清醒。（《忧患》）

他的这假想敌人不是他一个人的，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敌人，人类的敌人。看写《忧患》的年月，那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当上海一二八我们民族的大灾难不久

之后的时候，他所说的“炮火”或“冲锋号”无疑是日本人发来的。但那对于作者的自身，只是一个巨大的刺激而已，可是这刺激却战胜了他私人生活的一切的苦痛，只是把它朦胧地写成了个人的仇敌，他更适意地抒发了自己的愤慨。不过这刺激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周围的人们和他同样地渐渐冷下来，他所想像的，那：

一只手用上力，
推你到忧患里，
好让你自己去求生，
你会心和心紧靠拢，组成力，
促生命再度的向荣。（《忧患》）

事实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伟大的历史的事件并没有警醒这受着几重压迫的近乎麻木的民族，没有使我们民族的心“紧靠拢”，“组成力”，更不能促那吃巴豆的虫的生命，再度地向荣。这时他的失望是必然的了，而这失望对于他都是有益的，使他的眼界更为阔展，以对于整个的民族悬虑，压倒了他个人的痛苦，他在气愤失望之下，比这个民族为一匹“老马”，一匹麻木不仁忍受一切痛苦毫无抵抗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